

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中国早期电影画刊（六）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早期电影画刊目录（六）

文艺电影（上海）·····	一
电影生活（上海）·····	一八七
电影新闻（上海）·····	二二三
时代电影（上海）·····	三八七

文藝電影

第一期

文藝・電影・戲劇・漫畫





中“活復”在坦斯娜安

王瑩

目錄

人物小記	沙汀	二
畫鬼	羊東	四
論演員	章泯	六
話舊	沈西苓	八
漫畫三幅	靜生	九
東島旅程	王榮	十
美國新文壇近訊	金	十五
德國戰時的文學和演劇	黃金中	十六
罵街	盧天	十八
安娜斯坦在復活中及在娜娜中		十九
風流寡婦一畫面		二〇
重荷者	吳印咸攝	二一
裸女	吳印咸攝	二二
結晶	周鑑譯	二三
小姐的悲劇	白薇	二六
苦言抄	魏白	二七
半張紙片	黃嘉音譯	二九
狂北陵	戴平萬	三〇
「大路」兩畫面		三一
「生之哀歌」兩畫面		三二
舊戲中為什麼產生了象徵主義	張庚	三三
胡蘿蔔鬚電影劇本	方均	三九

獻詞

「文藝電影」誕生在新年的歡喜聲中，理應使人們歡天喜地，但是在這苦悶的年頭，裂開嘴脣，大笑也頗不易，因此我們也不想以逗笑為目的，雖然這書也有不少清心悅目的文章。

「文藝電影」決擔負不了什麼重大的使命，這年頭……！好罷，在沒有白米飯可吃的時候，喝幾口薄薄的小米粥也可以將就生活下去。好在這是各藝術部門的綜合刊物，需要藝術食糧的人們，到底還可以得着相當可口的點心。假使想吃得飽，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決不說謊，但是也很難信口道出比本期所做到的更真實有用的話：——這是我們的誓詞。同時；

恭賀新禧！

人物小記

沙汀

四

在一條靠近城牆的小巷子裏，在那盡頭處的一排破房子當中，同着他的寡媳，和一個十歲上下，發育不全的孩子，老頭子像一匹「地牛」似的生活着。他看不見天光，也看不見一切事物的像貌，白日和黑夜，在他是沒有多大的分別的。人們叫他做「公雞」。

然而這可憐的眼睛的失職，雖然使得他一切日常的行動，都要仰仗他那從一羣難民隊裏，用那種買賣雞鴨時「過秤論斤」的方式買來的孫兒推動，這卻並沒有阻礙他對於銀錢的愛好和辨認。他祇要謹慎地去利用他那十分機敏的觸覺和聽覺，就夠了。

當收到一塊洋錢的時候，他總先用大指頭去審慎一下花邊的勻稱，然後拏兩個指頭拏住適中的地方，放近挺直的懸擺邊吹一口，再送往耳朵上去。有時候碰見聲譽惡劣的人，他儘可以再拏到口裏去麻煩一下他的牙齒和舌頭。至於銅元，不管在這奇怪的省分裏是如何的複雜和作弊，那啞假破濫的識別，他只要在台子上擡幾下，在手裏過一過，就明明白白的了。

他本不是這城裏土生土長的人，十多年前，爲了躲避土

匪的麻煩，才從鄉壘裏搬來的。他的失明，也就正是這時期的事。在一個冬天的夜裏，老頭子的獨生子被土匪們綁架去了。那頭日起首是把嘴張得很大的，開口了一個是夠使這個愛錢如命的人破產的大價。但直到把價目減低到十分之一了，老頭子還是不動聲色，也不看一看那可憐的媳婦臉上的眼淚。這一半是爲了那兒子濫賭的惡習，一半是想用他那急死人的冷淡來等候一個更低的數目。但是在這樣維持了半年之後，那兒子被撕票了。

他在這城裏還沒住上一年，便和一切的需要，急錢「用的人」弄熟識了。因爲銀子錢藏在床腳下固然不必担心老鼠和小偷，可是終是不會生兒子的。他和他們的往來，就祇爲了放賬，從一塊錢到五塊錢，用記算印子的方式歸還。可是實際上，因爲眼睛的關係，他倒並不注意那些麻煩的手續，他祇須依靠他的記性就夠了。

爲了這原故，他把一切放賬的日頭都歸劃在初一和十五。這可以使他記憶力格外真切，即是一時忘記了，那城外而廟子裏的鐘聲總歸會提醒他的。「今天十五呢，」他自言自語地說。於是便動手咒起他的媳婦來了，吩咐着他會擇安

了他的時間。「您這個媳婦，」老人咬着牙齒罵道，「叫您早點燒飯，您這個媳婦，……」

他平常總是十分鎮靜的，但一到了這時候，他便要顯得焦躁不安了。然而由於他那不好惹的名聲，實際上，那些債務人是從沒有躲開過他的。說起來也無從躲避，因為這全體都是些有職業的人：剃頭師務，鞋匠，提籃子的小販，等等。沒有職業的任何人的張羅，他祇會簡捷地回答一聲，「沒有！」便把兩支手向袖管一插，偏過臉去，往椅靠上一躺，聽便是怎樣的賭咒，再也難得着他一個字的答復了。

可是他的做人雖然嚴刻，而他那很顯著的眉棱，和那粗硬的鬚鬚更使他顯出一種撞不得的正經，恰像一個道學先生的像貌似的，那管就是那個十分尷尬的剃頭匠尤二，在付過到期的債務之後，卻也可以隨便和他開玩笑，抹一下他的屁股，說：

「老蝦子，幫二爺他們退退心火罷。」

「難極，您少作些孽！」他擺一擺下半身，半氣半笑地回罵了。

然而對於那些不守信用的人，他便要依着他的性子泡製了。而這樣的人碰在他的手裏，即使是補鍋匠老張那樣強項的人，也會像麵包師手裏的麵團似的，完全失掉了自主。因

爲他會糾纏着人不放，并且一點也不爲艱難作想地乾嚷着。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會扶着那給他牽路的孫兒，躺倒在坭地上去，拖住失信者的腳脾不放。

「喲，還踢我呀！」他放開嗓子地嚷道，「好，我借錢都借錯了呀！我是個瞎子，我是個瞎子，——打死人……」

「您要起來呀。」那滿臉鍋烟的腳色輕化了。

「起來嗎？」但老頭子繼續拖住鍋匠的腿脾說，「有這樣容易嗎？我是個瞎子呀！……」

爲了這一幕的轟傳，在這城裏，老頭子成了個有名的人物了。「那個老蝦子您都惹得麼？」人們都這樣批評他。但在幾個老年人的人嘴裏說來，這倒并不值得怎樣驚奇。因爲這十多年以前，他們便傳說過他那值得銘記的品格了。雖然這是一件看來似乎平常的故事。

那時候還沒有反正。爲了一段山地的爭執，他被鐵繩子套了頸項，給一個差役看管起來了。他雖然那時還不到五十歲，但他那新死的父親的行爲，對於這個兒子，并不像對於一根電杆一樣的毫無影響。他就是一個出名的「狠人」。在殯持了一年之後，因爲他那遺傳得來的尖刻和頑性，老頭子終於勝訴了。

當那個臉腮下陷的訟棍，把這消息預先告訴了他之後，

他簡直抓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從那張他們談話的空桌子

上，彷彿穿了一雙新鞋子一樣，他很不合式地退轉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去。那看管他的人，背靠了牆，雙手抱住膝頭，不住地打着呵欠，沒有睬理他。但是，這個當事人忽地把兩支袖管挪上手肘上去，歪頭歪腦地說道：

「媽的，買點肉吃了再說。」自從吃官司以來，他就沒有見過油腥了。

「好呀，我去買罷。」那一個立刻停止了呵欠。

「不，……兩個一道去不好麼？」

他想到翻悔，但終於被那時的勝利的心情戰勝了。於是他便立刻走遍了那所有的屠架，用二指撥轉着每一塊豬肉細看。等到有幾家，那些遍身油脂的脚色說起冷言冷語來了，他才膩膩漣漣地把手伸入袴下，用那種明知知道自己吃虧定了

的口氣說道：

「憑良心，給我割四兩來罷。」

於是他一點不含糊地把肉切好，煮在客棧里的小灶上了。當守着煮熟了的時候，他便紅着臉叫那差役去代他買了一個小錢的胡椒。這胡椒是整的，沒有磨細。他攔在手里看了看，望着他的伙伴說道：

「怎麼不買細末呢？」

「你一個小錢……細末！」

「這才是……」

他很為難地向四處張望着，彷彿在尋找一種適當的用具似的。末了，他拿那支空手的手臂擦了一下額頭，便把胡椒吞進嘴里邊去了。於是趕快嚼了幾下，這才直接吐進湯鍋裏面。他一點也不含糊地加上香料了。

畫鬼

羊羣

孩子很歡喜畫，常東塗西抹，雖說不上好，但無論畫什麼總有點樣子。人都說他是有美術天才的，那要好好的教，將來不怕不成名。

他的同學有一個出名怕鬼，孩子愛搗蛋，一晚

他用紅洋火頭打濕了在書板上畫了一個鬼，等那同學睡著後擺在頭邊，再尖聲鬼叫。那位同學嚇醒了，耳朵裏只聽見尖溜溜的聲音，一張眼，一個放光的

鬼就站在眼前，嚇得他縮頭縮腦連聲高聲叫，

開得一個宿舍全醒了，連訓育主任都跑進來。結果是孩子出過一次，可是所有全校的人，連訓育主任在內，他都說那個鬼畫得好，而且「像！」比別人還「像！」

於是孩子不畫人了，只畫鬼。

放假回家來，帶了一大堆成績，一張張地

要是我們對於演員的觀念，不是這

樣的：只是導演人的一種單純的機械的工具；而是有他一定的創造的，有生命的藝術家的話，即是說演員的表演不僅只是導演人藉以達到他的目的之手段，並且它本身——表演——還是一種創造的活的藝術：（演員的表演本身之成為創造的藝術，不但對於導演人的目的無妨害，並且還會加強全劇的整個表現效果；劇之獲得最高的成功——自然主要是在那內容——除導演人的藝術是賴之外，其次就要靠演員之創造的藝術了；演員之創造的藝術越高——自然有其一定的限度——那整個的作品的效果也會越大。）演員不僅在藝術上對作者及導演者服務，同時還同他們一樣對某一社會服務呢：這樣作為一種完全的藝術家之演員，像劇作家，導演家及其一切藝術家一樣，無疑是應首先對於社會有種正確的認識的，這認識的深淺正與他的藝術的成就之高低成正比例，這「與劇

作家和導演家沒有兩樣的。

演員只有首先獲得那種正確的社會的認識來作為基礎，這才有在一種作品中，在他全部的表演生活中，在他對某一社會的服務中，充分地發揮出他的藝術的機能之可能；因為——簡單點說——一劇中的人物——特別是那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情感，行動以及各種習慣，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他所處的一定的社會生活決定出來的，我們對於他的表現，無疑是要對他有正確的了解才能為力；而這對他的了解，如不根據一定的社會認識，就會了解得不深不盡，甚至就根本不能了解；演員對他的表演，頂高不過是一種庸俗的，膚淺的，無生命的摹仿，甚至有時還會弄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這就是就一劇中的某一人物的了解，表現方面說，演員應對一定的社會有充分的認識。這社會的認識是決定那人物的了解，也就是決定那人物的表現

的。

因為劇中的某一人物不過是全劇的構成之一有機的部分，他的思想，情感，行動以及各種習慣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其他部分協力完成全劇的主題的，所以演員除依據一定的社會認識來詳細地研究，充分地了解他所擔任一角面外，還必得對於一劇的主題及共同完成那主題的其他部分完全明白，即是說他還應把全劇加以研究，獲得完滿詳盡的整個的了解。至於那只讓演員知道他的「一角，甚至只讓演員分離地了解某一場面——這種「愚民政策，」在作為社會的藝術家的演員是不容許的，因為有這樣的幾種不利的情形：

一，使演員對於他所擔任的角色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為某一人物是全劇構成之一「有機的」部分，是與其他各部分協力完成全劇的主題的，演員的表演完成和效果或是人物的表現還是依存于其他演員的表演或其他人物的表現



臉子主義的明星制度

東島旅程

1 望

病的一週間

(一)

一個靜的可怕的深夜，聽着自己的微息的呼吸，和着敲在玻璃上的，那漸漸的沒有完結的細雨；熱度深深地夾得肢體有點痛楚了。重重地裹着兩條頗厚

木文作者此影



的棉被，轉側了幾次身，把有點熱得笑人的臉，伏在冷冷的被褥上；於是，一些混亂的，零碎的思索，便一條線似地，不斷地在腦子裏昏昏地轉着了。

「唉，今夜又得失眠了！」輕輕地嘆息着，便排亮了枕邊的電燈。在一個小的手提箱裏，揀出了兩年前的記事冊和一些信，慢慢地讀了起來，便這樣地，把這病中可怕的失眠夜，悄悄地，消磨

到了遠

處的窺
暗聲聲
，和微
微發白
的清晨
。讀了
過去的
一些日
記，便
不轉感

到，兩年來，生活對於自己，真是指示得太多了。那些冊子裏是藏着一個初

你能跳出黑暗
的電影圈，
但你總
不能跳
出黑暗



跳進社會來的人，一些痛苦和悲哀的，那呼聲是帶着血的。兩年，那算是八十年般的悠久呵！可是，此後呢，我還

得要生活。那些在開始感覺着受不了的譁蔑和打擊，現在想起來，真是平常得使自己只有苦笑的份了。我知道我是越來越鈍感了——鈍感，在某一方面看來，未始不是幸福的事，然而，一看到那些天真的孩子們的時候，自己的心便也會制止不住地發疼的。假如，你和孩子們說：『海是多麼的深呀！』他會抬起了小臉，睜着大眼睛回答你說：『海嗎，不是和我家門前的小河一樣的可以跳進去玩的嗎？』在那樣的時候，你還可以說什麼呢，你是只會感到自己是多麼的愚蠢，和失去了天真的可憐了！

『時時都像關在一間不透氣的，有着萬千微生物的地窟裏，我窒息，我呼吸不自由，我是多麼渴慕着那有太陽的光明的世界啊……』

『……我為什麼要無辜地負此不名譽的冤枉呢，我想喝一點酒，那會使我好過一點的，我不能想起我自己呢，

我受不了這世間的一切冷酷的待遇和摧殘……』

在那些冊子裏，有兩段是這麼寫着的。

晚報上的氣候欄，預測着今天是晴天的，但，還是那麼陰暗地落着雨；樹葉子被風刮得沙沙地發着響。富美子早晨替我測驗體溫的時候，便愁苦着一張臉，怪無與致地埋怨着天；在聽到她妹妹到會社裏去，關着欄子門的時候；兩個人還在不斷地：『真厭人的呵！』那麼地發着怨聲。

腳步聲在雨聲裏消失了，知道她們已經通過了院子走在街道的那面了，便鎖上了房門，揀出了幾本看過的屠格涅夫的譯文，安心地，靜靜地讀着。雨天，對於一個躺在牀席上的病人，那該是一個很好的賜予的吧；沒有金黃的太陽和小鳥鼓着翅子的聲音，引着自己想

到外面的可愛的世界，在雨聲裏，自己躺着，屋子是微暗的，安心地讀着書，真有點安適和平靜之感了。

『從冷淡的嘴唇上，傳出了她的死亡……』

『她的墳墓是冷清清，無人問的，但是死神，

還不能使她那溫柔的靈魂，
擺脫那狡猾的誹謗……』

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我讀到了這樣的詩，一個在外表對於生活含着滿不在乎神情的艾霞，便飄然地顯在我的面前了，她曾經對她的朋友說過，在女朋友中只有我才能了解她，可是——該是多麼傷心的啊——我並沒有了解她呢，至少，我可以這樣地說：我就絕沒有想到，她會絕望到連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當兩年前的一个冬夜裏，那時，我們相識了還不久，偶然地聚在一起談天的時候，她第一句話對我說的便是：『

「不信任一切的人！」

「可是，我怎能不信任別人呢，在我的生活中，我是信任我自己的。」我完全不同意她的話，「在這龐大的宇宙裏，難道一個可信任的人也沒有嗎？」

「沒有，一個也沒有！」她堅決地回答着，我惆悵地望着她的臉，却發現了，在她那笑得很起勁的臉上，靜靜地掛着了兩道淚痕。

「我們到空氣好一點的地方去走走吧，公園裏去可好呢？」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可以安慰她。

「我為什麼要在那樣冷清的地方去做傻子，去回憶過去的一切來流淚呢？」

「她拒絕了這提議，『我倒要喝一點酒哩，我們去跳舞吧，我是沒有人管的，沒有人管的啊！』便抽咽地哭了起來。

——她不願做傻子，她說：『我為什麼要做傻子呢！』但她可說錯了話了，只有她才真的做了傻子呢！

秋天。是憂鬱和寂寞的季節。

在尖厲的晚風裏，在夾着了一些焚着枯葉的炊煙裏，哀愁，一環鉛似地，重重地在心底沈澱着：想到了被難的祖國，想到了在艱苦中掙扎着的一些友人們，想到了在困難的境遇中生活着的自己，還不能免除一些意外的惡意的中傷和襲擊，一種生的空虛和寂寞感，便會啣碎了自己的心。

早晨，掙扎着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給遠在舊都飄零着的琪：不勝其感慨和懷念地，我是這麼地寫着：

親愛的琪姐：

大家都是飄流慣了的人，在苦痛的跋涉中，有時是需要着得到一點兒休息的，但，真的歇着的時候，便又將天地要插上翅子才好似地飛走了。——在溫暖的家園，還不能安心

地靜下兩個月的你們，現在，又超越地跑到古老的北平去尋食去了。

「他們走了，給我留下來的，是一堆堆的空虛，我站到送他們，是清晨，落着毛毛雨，大人們的心是藏着了深深地淒楚的，而小孩呢，還在高興地吃着糖……在嘈雜地別離聲中，他們最後給我說的是：我們願意在塵途中嚼那生底苦味，在家裏，是喂肥了身體，餓瘦了靈魂！……」

在到東京的第二個星期日的早晨，接到瑗的第一封信，他便如此地對我述說了你們的近況，當時我感到了一些酸酸地苦味，我默着，實在，我們都是一些沒有家的可憐的孩子們，我們是永遠地奔波在旅途

上的，遙遠地，無限長地，可怕而又深味的。

一直地，爲了彼此的行踪的無定，不曾有過連續到三封信以上的往復，但，在我的心中，只要一思念到你們；便會顯現着，那在生命中見過無數驚濤的哥哥的堅定而又似鉄般的臉，還有你，我的親愛的姐姐呵，那個強而飽經憂患的面龐啊，什麼時候都是使我感動着的！

「唉，只是一朵花似地又有什麼用呢，你要站直起來做一個有意義的人，一個有着偉大志願的人呀！」——記得過去的那些日子嗎——每當我對於一切感到畏縮，或是一些古怪的女孩子的性子發着的時候，你便托着我的臉，嚴嚴地

指責着我；在學校裏（我總一想起來便似昨天的事似地）你遠遠地跑來探望我，把二寸長的大針插在衣襟上，在寢室裏，一個人悄悄地低着頭替我縫着棉被，當下課鈴響了，我發現了你，跳起來擦着你的臉吻着的時候，你便溫柔地微笑着，「怎麼又把衣服穿得這麼單薄的呢？」那麼細心地察看着我，可愛地輕輕地說着話；而每次來，枕頭底下，抽屜裏，總有一些零食擺着的。——那時，你是正在戀愛着了。你雖不會說，但，我是很明白的：「哼，這些糖，該又是那個怪物送給她的吧。」想着便賭氣地把牠拋在一邊，但，見着了你，便又只得默着了。實際上，你已經成爲了我的精神上的母親了！

在一個短短的清明的假期裏，你見我回來了，便高興地忙碌着，在狹小的扶梯的邊沿上，專心地烹調着我平日愛吃的小菜。不知爲了什麼我忽然會在你的外衣的口袋裏發現了哥哥寫給你的詩，依稀記得裏面有一句是這麼寫着的：「月光下淒涼地她去了……」我想到你會待別人好，想到你把這些瞞着我，便傷心地俯在書檯上哭起來了。

「爲什麼呢，唉？」你慌忙地跑了進來，「什麼時候才把這古怪的女孩子氣除掉啊！」

「他……，他還給你寫詩呢！」好像受了長久的委屈似地，索性地放着嗓子哭着了。「不講理的孩子啊，他也不喜歡你嗎？你是我們的可愛的小妹妹哩，我們永遠也不離開你的。」你替我拭着眼淚的時候，我抬起了頭來，却見着你在微笑了，那微笑是那麼明朗地。「我們結了婚也要和你在一起的呢。」

「呀，我才不高興呢！」
便一溜煙似地跑到樓裏去了。

——唉，那些往事啊……

而我們，終於爲了一個沉重的生活的担子，便毫無有挽回似地各自地奔波在塵途上了！此刻，你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親愛的姐姐呵，我知道你是永遠地倔強的，永遠地不會變的。你至今還是以勞力來獲取生活，在安碌中，你怕餓瘦了靈魂，唉，多麼一句驚人的可愛的從你口裏吐出來的話呵！「餓瘦了靈魂！」

嘉祥型商部特寫



了！在生命的大海中飄浮着，作了黑夜中的燈塔與啓示的明星的，便是：「友誼，」那些可親可敬的友誼呵！

你曾經要我不要做一朵花，姐姐，我要大聲地告訴你：「我已經給生活磨鍊成鐵似地了。」我一直地，都是站得直地，雖然，這使我嚐盡了那麼多的磨折和酸苦，但，那算什麼呢，在艱苦中才能獲得有意義的生存呀！

在我臨行的時候，曾在信上這樣地寫着：「今晚公餘友八出國，在鬧熱中我傷感着，想到了你，惜別的心是雙重的！」還錄了東坡和李商隱

各有觀
衆不同



的詩當中的一句：「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盡至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可說是寫盡了人生！姐姐，我們的友誼不正可以 and 這相比麼？

過去的一些影子，在寫好了的長長的信頁上，迷惘地閃躍着，沉重地，用手蒙着了那炙熱的臉；衣袖和胸襟不知在什麼時候濕透了淚了。